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Dr.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盧西奧 · 奧古斯托 · 達 · 席爾瓦 醫生)

吳玉嫻 譯

[譯者語] 盧西奧 · 奧古斯托 · 達 · 席爾瓦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下簡稱“席爾瓦醫生”)，出生於果阿，歐洲人後裔，1841 年在資助下前往里斯本學習醫學。1842 年 9 月，在科英布拉 (Coimbra) 學習後不久就轉到里斯本醫學外科學院 (Escola Médico-Cirúrgica de Lisboa) 學習，1851 年完成學業，此後他還在布魯塞爾大學 (Universidade de Bruxelas) 完成了博士學位。畢業後，他被任命為安哥拉衛生部外科醫生、安哥拉政府主治醫生、聖多美普林西比的外科醫生。^①1860 年 6 月 4 日，席爾瓦醫生被任命為澳門外科主治醫生、澳門衛生局局長。

在澳門任職期間，他先後完成了數十份工作報告，《關於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報告》(*Relato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就是其到澳門後的第一份工作報告。席爾瓦醫生在 1863 年完成了這份工作報告，作為公文遞交給葡萄牙海軍及海外衛生委員會 (Conselho de Saude Naval e do Ultramar)，獲得好評。最終經海外衛生委員會一致討論決定刊登在 1864 年《里斯本醫學報》(*Gazeta Medica de Lisboa*) 上。1883 年該報告在澳門商業印刷廠 (Typographia Mercantil) 印刷出版，全書共 51 頁，主體內容包含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介紹“澳門的地理環境”及“1862 年的天氣情況”，第三部分“主要疾病及流行病”和第四部分“疾病總史”主要討論澳門的過往流行病以及當年霍亂流行的情況。本稿前有致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的信件、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的回覆，以及《里斯本醫學報》對報告的介紹。

這份報告是澳葡政府在未得到清政府承認的情況下，在澳門強行推行殖民統治後的第一份有關流行病的工作報告。報告一方面記錄 19 世紀 60 年代澳門的自然地理環境，一方面從字裏行間展現出這一時期澳門的社會生活狀況，包括居澳華人生活習慣、醫療觀念等。不僅如此，報告還詳細記錄了澳葡政府針對霍亂流行所採取的系列措施，以及推行防疫舉措中與“中醫”的交流碰撞，是研究澳門近代社會發展以及中西醫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這份報告為 19 世紀全球殖民浪潮下政府應對霍亂流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為全球疾病醫療史補充了新的案例。因此，該報告值得被中文學界瞭解，對它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能為現今的新冠流行防疫提供一些歷史經驗。

譯者介紹：吳玉嫻，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助理教授、歷史學博士。

^① P. J. Peregrino da Costa, *Medicin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Sião, Molucas, Japão, Cochinchina, Pequim, Macau*, Tipografia Rangel Bastorá, 1948, p. 180.

致——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

這一簡單報告的再版並不是為了突顯其科學性。

有時會有人提及報告中的內容，但沒有任何一個提到這些內容是從刊登此報告的《里斯本醫學報》中獲得的——因此在這份報刊上重新刊登是合宜的。

文章內容並沒有被修改。僅僅修改了一些在第一版時出現的小錯誤，在此感謝已撤銷的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里斯本醫學報》、以及偉大的特謝拉·馬克斯（Teixeira Marques）教授，他將其短暫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科學事業中。

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海軍暨海外衛生事務廳——第4號

尊敬的先生（您），過去一年內的第5至第22號公文，它們分別發佈於3月28日，4月30日，5月25、28日，6月25日，7月1、9、24、25日，8月9、22、24、25日，9月9日及24日，已呈交予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此外還有所涉及到的相關文件和圖表也一併呈交。

會方很滿意並高度評價了先生在任時履行職責的表現，展示出勤奮和敏銳的洞察力。先生每月遞交的公文以及詳細而有價值的附件圖表，與1862年澳門流行性霍亂報告，都受到了委員會的充分的肯定。

經會方一致商討決定，上述的報告將在《里斯本醫學報》上刊登。

願上帝保佑您。

——1864年1月27日於海軍醫院

——寫給澳門外科主治醫生

——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主席，曼努埃爾·瑪利亞·羅德里格·德·巴思圖
(Manuel Maria Rodrigues de Bastos)

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授權我們刊登以下報告，報告是關於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情況，由澳門外科主治醫生，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Lucio Augusto da Silva）撰寫。衛生總局對刊登此報告的允許，意味着總局對這位勤懇而卓越的下屬的工作，予以尊崇肯定。這一份對實際情況小心觀察加上作者仔細撰寫的報告，是具有科學研究態度的主治醫生以及勤懇的海外省醫生在海外環境下共同長時間實踐而來。席爾瓦醫生的極度謙遜與嚴謹透過他的文字貫穿在報告中，毫無疑問，這是我們讀過的最具科學性的關於海外省流行病的報告之一。（《里斯本醫學報》，1864 年，第 59 頁）

文獻摘要

澳門外科主治醫生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所作：關於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報告。

今天我們從新聞和出版從業者的眾多困難職責中的其中一個開始，即為編制文獻摘要。除了很難理解作者沒有透過文字表達的個人想法外，為與自己關係親近的同胞作者的文字進行分析，尤其是評論，是一件艱難的事。然而，在不損害友情誼、不挑起敵對者敵意，以及為激發普通人好奇心的三重顧慮下，評論承擔着說出真相且僅說出真相的義務和職責。

在科學評論的領域是沒有朋友和敵人之分的，作者和文獻摘要編纂者的姓名必須被隱去，一邊是文字，另一邊是尖銳而謹慎、理智、仔細的評論。秉持着這樣的理念，我們希望可以給讀者呈現出最完整的公正態度，這是我們在撰寫此種文獻時一直需要秉持的精神道路。我們的信念是懲惡揚善，寧可自己掙扎着最後被碾碎在廢墟中，也不要自我毀壞、不要屈服着忍耐或阿諛奉承、或充滿自責且不公的生活。

虛假的評論只會損害才華橫溢的人們，因為那些評論將漸漸偷走他們的公眾聲望，並且同時危害着被沒有良知的編著者的文字所蒙騙的社會，獲得不相配的聲名以及那最寶貴的利益。

在這個好時機，我們開始進行評論工作，去分析這一份篇幅短小但質量極佳的報告——《澳門外科主治醫生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所撰寫的關於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報告》——雖然我們沒有榮幸能去認識這位醫生。

這份寫作手法簡樸且流暢的報告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從地理地形角度介紹了澳門及其周邊環境；第二部分分析了 1862 年的氣候狀況；第三部分介紹了 1862 年當年的主要疾病、流行病以及衛生狀況，提到了中國城市中與澳門最為臨近且有頻繁經濟往來的、遭受霍亂危害的城市；第四部分列出了 1862 年澳門霍亂流行病的傳播時間表。

在這第四部分中我們認為最重要並值得一提的就是第一和第三部分。

關於第二部分我們能給出的評價很少，不僅因為天氣現象與這類流行病是否有直接聯繫仍值得懷疑，還因為我們認為作者所提到的資料並不完整——當然是因為缺少資源，這並不奇怪；但作者已從他的視角表現出了一個觀察者的善意以及正直的精神。

第四部分關於 1862 年澳門霍亂流行病總史，它透露的資訊不多，但我們並不是說醫生沒有好好地進行臨床檢查，而是因為他所記述的這個流行病傳播的軌跡或多或少與歐洲最近發生的流行病類似。由此可以推斷，在疾病面前，歐洲人或多或少和本地人（澳門人）是一樣的；也可以推斷，疾病更趨向攻擊社會福利保障相對較弱的群體；主要的病徵都是炎症引起的；無毒無力症是很少見的，昏迷的情況也很少見；並沒有觀察到單例的爆發型霍亂。在多個致死的個案中，48 小時這個時間段內的症狀至關重要；治癒與死亡的總比例是 3.97：1。對於中國中醫給出的數據，我們不對此作出分析，因為我們無法確定它們的準確性和嚴謹性。

第一和第三部分顯示出醫學及其管理的重要性。遺憾的是，在其他的殖民地並沒有出現類似的報告；這份報告真實地反映了我們對殖民地管理的不完善，但也真實地表現了我們的政府需要聽取正確的意見，對症下藥來治理殖民地。

在報告的第一部分，席爾瓦醫生對澳門的地形進行了詳盡的描述，以便對它形成準確的認識，這其中任何一行都不能錯過。最後的分析可以看到，澳門除了多沼澤之外，還有很多醫療疏忽，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府的忽視，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民眾散漫的天性導致。他們貧窮、無知、迷信、記仇，堅決反對一切治療方法，狂熱地在健康和生活方面迷信他們的所謂的中醫或庸醫。

但看起來比席爾瓦先生的報告上更嚴重的是，這些充滿陋習的中國民眾並不滿意，不斷向葡萄牙人請求在他們的城區建立住所，那裏充斥着各種壞毛病和有害物質，危害着自身和葡裔社群。

報告第三部分對該地區的醫學地理作出了重要的解釋。

報告指出，霍亂幾乎是澳門和它臨近的中國城市的地方病，如同霍亂在恒河平原及其鄰近地區流行一樣。霍亂也如天花等在其他國家一樣傳播性極廣並演變成地方病，當地人也一樣很抗拒接種疫苗。

關於這一點，我們找到了這一時期記錄下來的一些由疫苗所引發的工作與討論的資料：

“新的流行性天花出現在 1857 年，這一次爆發得最為嚴重。在這個境況和缺少疫苗的情況下，外科主治醫生根據多位醫生的意見為 311 名人士進行了牛痘接種，根據醫生統計他們大部分後來都有患了良性天花的紀錄，但沒人死亡。”^①

遺憾的是這一個珍貴的數據並沒有在其最重要的領域及應用中得到更具體的解釋，因此我們冒昧地希望作者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問題。

總體來說，席爾瓦醫生的報告是在戰場上完成的，工作是嚴謹認真且深思熟慮的，這些對於公共衛生的從業者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它表明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才能在那裏保障華人社群的安全和利益，更保障那些身居海外、但仍為他們祖國爭榮的葡萄牙人。

特謝拉·馬克斯 (Teixeira Marques)

^①此引文來源待考。

1862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詳細地講述流行病的歷史，描述它們在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特殊條件下呈現的特點，是醫生的職責之一，尤其是正式地被委以重任領導整個衛生局的醫生。^①

我們要完成許多更緊急、更困難，且一天天不斷發生的工作任務，因此，僅用清晰的脈絡以及我們能力範圍內的方式，記錄澳門1862年從8月末至10月中爆發的流行性霍亂的主要情況。接下來的章節會詳細講述流行性霍亂的特徵以及一些相關的概念。

I

地理環境概述

香山島是廣東臨海海域的眾多島嶼之一，在它的南邊的海上的一塊狹長地帶，延伸百多米後迅速蜿蜒開來，發展成為了細小的澳門半島。

半島從東北至西南大概有三英里長，寬一英里，周長八英里，位於北緯22°12'44"，東經11°32'30"。從東北面到西北面被香山島包圍，從西北面到西南面是灣仔，這一地區被一條形成澳門內港的狹長運河分開，從西南面至南面連接橫琴島，從南面至東南面連接氹仔島。東南面至東北面更遠的地方還有一系列其他的島嶼。

在澳門半島差不多正中的位置有一座小山，那裏坐落着一座炮台。從這座山到半島的任意一個地方，地勢處處起伏，被兩座自由延伸的山脈聚集到一起，直到海邊。另一邊則是地表稍有起伏的平原地帶，在東邊被一處山脈沿海邊阻斷。

半島及其鄰近島嶼土壤都是花崗岩質為主，其山脈樣式以及稀少而生長不良的植被都說明了這一點。除此之外，在平原地區還有粘土質、石英質、雲母質和含鹽的沉積物，它們由花崗岩解體衍化而來，被水帶到此處。

有些飲用水的源頭來自山裏，其中公用的只有兩處，也是水量最小的兩處。其中一處在西南部，位於城市內，另一處在距此不遠的東北部。最好可以探察所有的荒廢源頭，來為城市提供它所缺少的水源，在人口密集中心，水源永遠不充足。現任澳督阿穆恩先生（Coelho do Amaral）已下令探查兩處源頭，其中一處已提供的水量之多足以說明進行這些探查的必要性。每家每戶還有公共地方都有水井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但就算是這樣，在降雨稀少的季節仍感到供水不足。

^①澳門衛生服務（局），葡文為“Serviço de Saúde”，直譯為“保健服務”，因為中文“衛生”一詞字面意思為“保衛生命”、引申為“身體健康”，最後由“潔淨”聯繫在一起，因此一般譯為“澳門衛生局”。1844年澳門衛生事務進行了重組，主要確立了澳門所有從事軍事醫療服務的人員架構（Quadro de Médicos），因此在19世紀的葡文文獻中，“澳門衛生服務（局）”並不經常出現。1879年、1885年、1890年《澳門指南》（Directorio de Macau）中均只出現了“Quadro de Saúde”，無中文譯名，並無澳門衛生局“Serviço de Saúde”這個機構。

城市被從興建炮台的中心山延伸出的兩座城牆所包圍，大概佔據半島西南端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這個細小的區域居住着島上相對而言極多的人口群。對這裏的人口並沒有作出過統計，比我們人口多得多的中國人尤其被忽視，對他們的首胎死亡率及非活產率沒有認知，這三項數據尤其重要，如欠缺之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實在值得人們注意。

根據教區資料，1860年1月澳門的人口總數為4,611名葡萄牙居民和790名皈依教徒，其他歐洲人、波斯人以及摩爾人共70名，中國居民80,000名。

澳門人口數在這一年內增長至85,471人，包括住在城牆外面的華人。葡萄牙居民在之前的一年裏有所減少，因為很多人或者很多家庭移民去了臨近的英國殖民地香港——該地僅距澳門40英里，而在澳門土地上有一塊小小的葡國殖民地——那裏的各項經濟產業都有更多的機遇。

澳門被劃分為三個堂區：東部大堂區、西部聖安多尼堂區以及兩者之間的風順堂區。1860年，大堂區有葡萄牙居民2,530人，聖安多尼堂區631人，風順堂區1,450人。大堂區是葡萄牙人最密集的地區，但聖安多尼堂區和風順堂區的華人人數要比這些多得多。

城市裏幾乎大部分路面都鋪有大的巨型石塊，在鋪有排污管道處的石塊通常砌得較差且鬆動。葡萄牙人以及其他歐洲人住的地區有些路面會更寬闊一些，有寬敞的別墅，乾淨而整潔，很多還伴有花園和庭院。

中國城區的街道很狹窄，房屋矮小、黑暗、潮濕，很多還很骯髒，人和家畜同住，他們和動物和睦共處。

在城牆之外還有兩處中國民眾的居住區：分別是沙梨頭和望廈。沙梨頭位於城市西北部，與聖安多尼堂區相鄰；另一處是望廈，在東北部一段距離的地方，與之前提及的兩處平地之間。

在平原上，中國民眾種植水稻、土豆和各種蔬菜，他們在巨大的坑地儲存雨水，還儲存人類糞便，之後澆撒在田地裏，使周圍的街道每天都瀰漫着令人無法接受的惡臭。他們每家都用一個鋪磚的四邊形糞坑存放多餘的糞便。有一小段大海的支流流經平原，貫穿沙梨頭居民區，那裏正是衛生情況最差的地區。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半島的整個西岸，尤其是柴船尾地區。牲畜屠宰場、肉鋪、水產鋪、蔬菜店以及市集，都是衛生情況很差的地區。

城市內也和外面一樣有很多骯髒的地方，很多木頭在腐爛，以及其他老舊而被廣泛接受並幾乎合法化的習俗導致城市的不衛生，這些陋習一直持續且擴散。

澳門的貿易活動很豐富，糧食來自附近島嶼，因為澳門半島這塊土地很小，僅產出一些蔬菜和少量的可供食用的家禽。豬肉很差，距離澳門76英里的黃埔和88英里的廣州以及香港的牛肉都還不錯，只有澳門的極差。出現以上的情況，因為澳門的中國肉販們只注重自己的利益，這裏並沒有相關且合適的監督系統。

窮人階級通常吃米飯和豬肉，很少吃牛肉，偶爾吃魚肉，多數時候吃不同蔬菜、芋頭、土豆和南瓜這些健康食品。除此之外，他們使用各種調味料，食用大量用醋保質的食品，

包括醃製果實、甜食、用果實和米飯而釀製成的中國酒（料酒），這些東西不僅在固定區域大量出售，幾乎所有的街道上都有。

軍人的伙食包括米飯、豆類或大麥米、蔬菜、麵包、豬肉，偶爾牛肉，間中幾天有酒喝。王家海軍士兵的伙食幾乎是相同的，不過他們一直都有牛肉吃，並且每天都有一定量的燒酒。總體來說，他們都吃着品質很差的水果，酒精濃度很高的酒以及中式甜點。

綜上所述，在宗主國葡萄牙大陸一直享有盛名的澳門，不僅存在着大量人們都認識到的衛生問題，還有許多早應該被禁止的生活習慣。就是因為這樣，澳門才經常爆發各種流行病，之後我們會講到。總體上可以說，空氣、水還有土壤這三個生活中首要的事物，經過醫生的研究，與人口數目沒有關係。這塊殖民地迫切需要具有開拓精神的管理者，就像偉大而不幸的亞馬留將軍（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澳門第 79 任總督）一樣。他的政績至今仍令居民們受益匪淺。

然後，從外港海面上所看到的澳門景象的確引人注目。澳門的主街道、美好的房子、教堂、比比皆是的綠化樹木、還有上面或是堡壘或是炮台的小山丘，都能使旅客留下美好的深刻印象。

II

1862 年的天氣情況

1862 年的天氣情況與過往數年相比在氣溫上有很大偏差，而氣溫是氣候構成中的主要元素。

過去在澳門進行氣象觀測的人，並沒有所需要的科學條件作出比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澳門已經很久沒有在一年內的氣溫這麼低、而且同時還有兩季氣溫極高的年份了，一年（1862 年）內的氣溫變化很大。這種情況我不能在沒有親自進行觀察前就妄下定論，因為我們是從 1861 年 12 月起才住在這裏的；但是，截至現在為止，1863 年已經過去了大半，我們可以說本年的氣溫不會像去年那樣高低極端。

讓我們來看看 1862 年的有規律觀察的結果，它們也表現出了流行病的趨勢，這些觀察結果，是我們在軍事醫院用里斯本理工學院標準化的天氣觀測儀器得來的。

在 1 月，我們研究了前一年 12 月的天氣情況。氣壓計顯示，大氣壓在 3 日和 12 日漲至 770.14 和 770.75 毫米汞柱，在 24 日降至 761.82 毫米汞柱，月平均氣壓為 767.12 毫米汞柱。氣溫在 16 日和 24 日分別上升至 18.3° 和 18.1°，在 30 日和 31 日降至 7.5° 和 8°；平均氣溫為 14°。15 日和 16 日濕度分別為 86.5% 和 86.6%，10 日降至 58.2%，平均為 78.1%。這個月有 9 天下雨或下毛毛雨，8 天有強風，除 3 天外，所有日子都陰天或者烏雲密佈。

2 月份氣壓在 2 日和 12 日升至 772.11 和 772.14 毫米汞柱，在 21 日和 22 日降至 760.14 和 760.05 毫米汞柱，平均為 767.11 毫米汞柱。氣溫在 22 日和 23 日達到了 20.7° 和 21°，

在3日、4日和5日降至7.5°和7.3°，平均為14.2°。濕度在5日和27日為82.7%和83.1%，20日和13日降至55.5%和54.1%，平均為69.8%。2月只有3天下雨，6天有強風，更多日子是晴天，通常僅僅在凌晨和夜晚有時會有輕微的陰天。寒冷的日子比1月份多，但還有些日子的氣溫又更高；是變化很大的一個月份。

3月的最高氣壓在7日和8日，分別為770.28和770.68毫米汞柱；最低氣壓是1日和10日的759.18和759.29毫米汞柱，平均為765.20毫米汞柱。氣溫在21日升至23.4°，在6日降至11.9°，平均氣溫為16.8°。濕度在1日和25日達到91.5%和92.4%，最低濕度是30日的56.2%，平均為78.6%。3月有6天陰雨或下雨，10天有強風，2天大霧，很多日子是晴天，儘管多數都伴有輕微的陰天。

4月最高氣壓是11日的766.13毫米汞柱，最低是27日的753.30毫米汞柱，平均為760.40毫米汞柱。氣溫在28日為29.5°，在11日為16.6°，平均為22.6°。濕度在8日和19日達到了94.5%和94.7%，在14日降到了69.2%；平均為83.9%。這個月有10個陰雨天或雨天，8天有強風以及2天有霧，但是這個月的晴天數量比上個月要多。

5月的4日和5日氣壓達到了762.10和762.79毫米汞柱，28日為752.89毫米汞柱，平均為757.88毫米汞柱。最高氣溫和最低氣溫為11日和29日的29.5°和29.2°，以及15日和16日的22.8°和22.7°，平均為25.9°。濕度測定得到的最高濕度是14日和16日的96.6%和95.8%，最低是23日的61.3%，平均為83%。整個月有13天下雨或陰雨，15天有強風，但它們之中的大部分時候都是晴朗的。

6月氣壓最高是在12日和13日記錄為758.70和758.64毫米汞柱，最低是在4日的748.45毫米汞柱，平均為754.37毫米汞柱。最高氣溫為19日和24日的31.2°和31.3°，最低為11日和12日的23.5°，平均為28°。濕度變化不大，範圍在4日與26日的89.9%，以及12日的72.5%之間，平均為80.9%。有13天下雨或陰雨，3天有強風，其他天都是晴天。

7月要提到一個整體的天氣現象，只有在這個季節才有。在27日早上7時刮起了東北偏東至西南方向的颱風，至下午4時結束，導致了多數房屋、碼頭及船隻毀壞，以及很多人死亡。7月最高氣壓是18日的757.50毫米汞柱，最低為27日颱風最強時的737.17毫米汞柱，平均為752.81毫米汞柱。氣溫在1日和2日為31.3°和31.4°。在10日和11日為24.3°和24.6°；平均為27.8°。濕度在12日為95.7%，在26日為70.2%，平均為84.7%。7月下雨17天，7天有強風，很少晴天。在4日凌晨3時有極強雷電，城市落下三道閃電。

8月的大氣壓在29日達到758.20毫米汞柱，在8日降至748.80毫米汞柱，平均為753.31毫米汞柱。氣溫在15日和17日達到33.9°和33.5°，28日降至23.5°，平均氣溫為28.7°。最大濕度在28日達到95.9%，最小濕度為16日60.7%，平均濕度為82.2%。這個月有18天下雨，最後10天下雨量最大，並伴有雷鳴和強閃電；有6個強風天，在前20天有部分晴天。

9月最高大氣壓是18日的761.05毫米汞柱，最低位是24日的749.96毫米汞柱，平均

為 757.46 毫米汞柱。最高氣溫分別為 2 日和 22 日的 31.5° 和 31.4°。最低氣溫為 7 日的 24.7°，平均氣溫為 28.2°。濕度在 8 日達到了最高的 92%，在 19 日和 21 日降到了最低的 70.8%，平均濕度為 79.3%。有 13 天陰雨或下雨，11 天刮強風，還有很多個晴天。

10 月天氣由熱轉冷，很多天的早晚都能明顯感到令人舒爽的涼意。只有 2 天有適度降雨，3 天有強風，其他都是晴天，僅有少時段的陰天。氣壓最高是 3 日的 766.62 毫米汞柱，最低為 2 日的 755.40 毫米汞柱，平均為 760.42 毫米汞柱。最高氣溫為 4 日的 30.5°，最低氣溫為 19 日的 21.1°，平均氣溫為 25.3°。濕度在 3 日為 86%，在 16 日降至 52.6%，平均濕度為 64.5%。

11 月的天氣在氣溫上有很大變化。氣壓最高為 20 日的 766.44 毫米汞柱，最低為 9 日的 757.02 毫米汞柱，平均為 762 毫米汞柱，氣溫最高也僅僅在 5 日達到 26.7°，在 30 日最低，降至 15.3°，平均氣溫為 22.1°。最大濕度為 28 日的 88.3%，最低為 9 日的 51.9%，平均濕度為 68.7%。在 28 日和 30 日有適量降雨，有 5 天颯強風，其他日子都是晴朗的好天氣，僅僅有極少時候陰天或多雲。

12 月整月都很冷。最高氣壓為 27 日的 772.54 毫米汞柱，最低為 12 日的 760.16 毫米汞柱，平均為 764.75 毫米汞柱。氣溫在 13 日達到最高的 24.7°，在 27 日和 28 日降至最低，分別為 10.1° 和 10.3°，平均氣溫為 17.6°。最大濕度為 11 日的 90.9%，最低濕度為 27 日的 53.7%，平均為 77.4%。整個月共有 12 個雨天，3 日有強風天，幾乎每天都是陰天或多雲。

這就是 1862 年的主要天氣數據。我們現在來給它們進行一下分析。我們獲得的重要且有用的分析結果如下。氣壓：絕對最高氣壓為 12 月 27 日的 772.54 毫米汞柱，絕對最低氣壓為 7 月 27 日的 737.17 毫米汞柱，全年平均氣壓為 760.24 毫米汞柱，變化範圍為 35.37 毫米汞柱。氣溫：絕對最高氣溫為 8 月 15 日的 33.9°，絕對最低氣溫為 2 月 5 日的 7.3°。全年平均氣溫為 22.6°，變化範圍為 26.6°。濕度：絕對最高濕度為 5 月 16 日的 96.6%，絕對最低濕度為 10 月 16 日的 52.6%，全年平均濕度為 77.6%，變化範圍為 44%。最冷月份為 1 月和 2 月，最熱月份為 8 月和 9 月，下雨最多月份同樣為 8 月和 9 月，下雨最少月份為 10 月和 11 月，濕度較大月份為 4 月、5 月、6 月、7 月和 8 月，濕度最低月份為 10 月和 11 月。風力最強月份為 3 月、5 月和 9 月，風力最弱月份為 6 月、10 月和 12 月。由此可見，8 月是最熱、下雨最多、濕度最大的月份。

最後我們還要說一下 8 月，在連續幾日的萬里無雲和酷熱後，氣溫全都達到了全年的最高溫度後，從 15 日之後氣溫開始有了轉變，在 20 日、21 日、22 日、23 日、24 日、25 日和 26 日都有下雨且伴有雷電、多雲以及強風，在 27 日仍繼續有小量降雨，在 28 日再次變成大雨天氣。22 日有閃電和強雷鳴，溫度也降至 28.2°，而在 15 日和 17 日氣溫達到了 33.9° 和 33.5°。該月亦是流行性霍亂首宗確診出現之時候，正如之前所說的那樣。

III

**現行主要疾病；流行病；1862年衛生情況；
上海、天津、登州、北京和香港的霍亂**

澳門地處北回歸線，澳門一年四季比赤道周邊國家的兩季要更明顯，赤道周圍的國家一般僅有兩季。但是關於主要疾病，我們還是僅僅關注一年之內兩個的極端季節就夠了。在其他季節裏通常得病率不高，兩組主要疾病逐漸交替出現。

在天冷的季節，衛生情況通常來說是令人滿意的，毫無疑問比其他時候更好，尤其是對歐洲人來說，冬季比夏季情況要好得多。季節病佔主導地位，如支氣管炎、白喉、鼻炎、肌肉風濕症、短暫發熱，以及少部分的肺炎和胸膜炎。在熱季，通常是首批水果開始出現的時候，腹瀉、痢疾和間歇熱就開始大量出現了，通常來說都是些日常病，有時會轉變成為惡疾。

在這個季節，根據那些中醫說的，華人中經常出現霍亂的情況，我們的部分醫生也說道，一年間若沒有葡籍患者則是罕見的，這種疾病發生在葡萄牙人身上基本可以說就是致命的。這種疾病在澳門被稱為“發風”（*fai-fum*），很多人因此死亡，往往也不會有別的結果。我們已經觀察了很多這種被稱為“發風”的霍亂病例特點。

現在我們可以確信的是，霍亂是澳門的一種地方病，和中國的很多地方一樣，在每年的特定時段爆發，對生活環境各不相同的華人來說發病率會低一些，但總的來說還是佔主導地位的疾病。在這幾年裏，由於特殊的天氣狀況，在極熱天氣的影響下，霍亂發展成一種地方性的流行病。疫情持續時間短。隨着疾病傳播的誘因的消失，霍亂的情況變得緩和並最終停止。我們繼續在此地逗留的決定也為我們在此探索這個疾病提供了機會。我們不想妄下判斷，我們基於疾病發展之情況將其定性為“流行病”。

除了霍亂之外，其他在澳門各時期出現的可以算作流行病的疾病有麻疹和天花，屬於這一時期增長幅度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疾病。但通常來說流行性麻疹都是良性的。

霍亂在澳門出現的原因，^①有些我們之前已經提到了，它們都解釋了這流行病的疫情何以嚴重至此。發病的時間很短，讓人措手不及，最終導致某部分的病人死亡。這些因素未見改善之餘，尤其在華人間更見嚴峻，他們沒有認識到衛生的重要性，這些不衛生的情況逐漸影響到葡萄牙人居住的城市範圍，導致葡人區的環境惡化。

可以感覺到，沒有任何資料能獲得澳門歷史上出現的不同流行病和風土流行病的數據，就算是比較近代的也沒有。模糊的個人資料、空泛的參考資料以及在僅存的公文副本中也沒有太多的說明，根本不足以滿足要求。讓我們來看看我們在這方面可以收集到的資料：

在1850年有一次小型的霍亂，致使少數人死亡。死亡的是一些染疫的士兵。正是在此

^①如酷熱天氣、差劣的衛生狀況等。

情況下澳督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病逝了，他的死亡也有指向霍亂的跡象。撰寫病歷的醫生記載為“腸胃炎”，並以下面的方式總結他的報告，他寫道：“然而，有可能存在一些特殊原因導致更嚴重的病徵，並且影響了澳門的很多人，有三個個案與此十分類似，結局相同，還有其他的情況繼續出現這樣嚴重但是並不致命的症狀。”

官也總督的疾病是從嚴重的腹瀉、嘔吐、口渴、焦慮和一般性虛弱開始的。助理醫生第一次出診作出了以下觀察：極度虛弱、聲音沙啞、嘔吐、糞便呈液態狀，深色而發臭、脈搏細微、大量冷汗、四肢發涼，還有小腿肌肉痛。之後症狀有了改變，糞便為渾濁的淺黃色且無味、明顯的發冷且基本為普遍出現的症狀、嘴唇發紫、極度乾渴、舌頭蒼白且缺少濕度和涼度，還有嚴重的上腹痛。在停止排液後，除了排尿、脈搏微弱、聲音沙啞、說話困難外，智力和思維沒有受到絲毫影響，眼窩深陷、眼皮半睜半閉、面部緊張、無法隱藏所有面部表情；最後還有汗液發黏、呼吸短促、身體不同部位發紫（手腳情況更為嚴重）、瘦削、皮膚褶皺不平，這些就是直到最後的主要症狀。這些症狀以及隨之而來的很多病例都使人相信，在 1850 年的澳門真實地存在着流行性霍亂。

1855 年，根據外科主治醫生佩雷拉·克雷斯波（Pereira Crespo）在一篇公文中所提到，該年爆發天花疫情，超過 200 人死亡。看起來疾病在這個國家經常以流行病的形勢爆發，並且非常嚴重。因此，接種疫苗尤為關鍵，且對於底層民眾來說更為迫切。

1857 年，新一輪的天花疫情爆發，且這一次的發展態勢更加嚴重。在這種疫苗接種非常缺乏的情況下，外科醫生基於業界共識，為 311 人接種了牛痘疫苗。據他描述，其中絕大部分都獲得了良性的天花，並且無人死亡。

1858 年，霍亂疫情爆發。最開始在六月初於葡萄牙人之中傳播，但在七月底即刻結束。而華人社區的感染者和病死者的數量則被忽視了，不過鑑於他們所生活的環境的衛生狀況，疫情應該持續了較長時間。葡萄牙人社區中共有 69 人感染，死亡人數為 36 人。死者當中 14 人為軍人，7 人為仁慈堂醫院收留的貧民，15 人為平民。外科醫生克雷斯波在一份官方公報中表示所有死者都屬於貧困階層。同年的氣象狀況也有異常。疫情爆發時伴有降雨和雷暴，而往年這一時期並不如此。

在瞭解了近幾年的情況後，我們來關注 1862 年時，在霍亂爆發前的城市衛生狀況。

1 月和 2 月最主要的疾病都是那些因為寒冷而引起的，如支氣管炎、白喉炎、鼻炎、風濕病和發燒等。這可能是近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因為今年尤為寒冷。2 月時出現了一些嚴重的發燒病例，但因採取了恰當的治療而迅速得到處理。

如果天花病例沒有大量出現，3 月和 4 月的衛生狀況可以說是讓人非常滿意的。許多兒童也接種了天花疫苗。儘管 3 月有大量病患，但整個 4 月持續減少並直到月底得以清零，極少有人因此死亡。

之後發生的事和預期一樣。隨着氣溫升高和 5 月第一批水果的成熟，間歇熱、腹瀉、痢疾開始取代冬季疾病而佔據主流，並一直持續到了 6 月和 7 月。但應該注意到這些疾病

的病例是很少的，且都得到了及時處理。與城市的其他方面相比，特別是相比起去年的衛生情況，可以說這一季以令人滿意的方式結束了。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注意到家禽突然死亡的情況正在上升；但因為一些原因，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動物流行病的情況的存在。

同時，6月時，在上海出現了霍亂的新聞傳了出來，上海是距離澳門北面一千多英里的中國城市，那裏的霍亂導致很多人死亡。在上海出現霍亂之前，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從未出現過霍亂，僅有過一個模糊的傳聞說一個中國叛亂者的營地出現過嚴重的疾病。上海與香港聯繫密切，而且香港與澳門每天都有來往。

5月底在上海出現的霍亂向北傳播。從上海到天津，又從天津迅速傳到了登州和北京——兩地在7月有了不少受害者。廣東省——位於上海以南，與澳門接壤，該省部分地區遭受到霍亂侵害，廣州則相安無事，霍亂最終抵達澳門，最終在澳門結束。上海在9月再次被此流行病侵襲，這次染疫病的主要為歐洲人。

霍亂最終在澳門結束，在香港爆發的同時上海亦爆發第二波疫情。根據《香港政府憲報》上刊登的殖民地醫生年報顯示，公共監獄有25人患病，最終13人死亡，那裏的疾病最開始出現是10月17日。霍亂僅在華籍犯人中出現，並多是刑期較長的囚犯。歐洲犯人的居住條件要好一些，僅有一位痢疾患者，並且沒有人因病死亡。同一份報告指出，海軍醫院有兩宗或三宗，其中兩宗致死。這裏沒有提及華人的情況。

然而8月底出現的霍亂打破了我們對城市的衛生狀況相當滿意的態度，它的發展和進程將在以下章節展示。

IV

流行病的發展與進程

8月22日早上的拜訪結束後，我們被叫到了仁慈堂醫院，為一位剛送到那裏的黑人婦女提供醫療救助。這位婦女很窮困，生活在大堂區一處名為“大炮台山下”^①的破舊茅屋裏。她已是強弩之末，並在不久後死亡。把她送院的人僅知道她的疾病從嘔吐和腹瀉開始，她在醫院期間也一直是這樣的症狀。

屍體沒有很明顯的瘦削，沒有變成青紫色，這位婦女的膚色自然，只有指甲變成上述顏色，腸內液體為紅色，從腸道不同位置觀察得來的結果差不多顏色一致；但是手指和腳趾、上下肢肌肉的收縮，以及腸內壁表面的解剖損傷使我們確信，這位婦女是死於霍亂。但是，我們還沒有觀察疾病的進程，我們對這個可能是特例的病例保持着謹慎態度，沒有和其他人交流，並且我們更小心地調查這個城市的不同疾病。接下來三日再沒有出現疑似病例。

^①這裏的原文是Baixo-monte，直譯成山腳下，鑑於後又提到這位患者來自大堂區，故而推測是指大炮台山腳下。

26 日的同一時間我們再次被叫到仁慈堂醫院，那裏送進來了另一位黑人婦女，也是同樣的情況，被同一種疾病侵害，是第一位婦女的鄰居。這位婦女同樣只在醫院掙扎了幾小時就死亡了，表現出了與之前一例一樣的症狀，不同的是在腸道內發現的液態物質已有了霍亂症狀。我們在此兩宗個案發生後秘密地口頭通知有關當局，首宗個案出現時我們已領會到疫症的發生迫在眉睫，現已在澳門以北的一些地區傳播開來，而且澳門市內的情況有利於病症擴散，使大量人染疫，使大量人士受害。

還有在 26 日有另一名黑人婦女的女兒也出現了有霍亂特徵的嘔吐及腹瀉徵狀，她生於帝汶，和之前兩位死在仁慈堂醫院的黑人婦女住在同一地區。這名兒童在染病後接受利奧卡迪奧·科斯塔 (Leocadio da Costa) 醫生的治療長達八九個小時後死亡。隨後一天，27 日，她的母親同樣患此病死亡。這兩例我們之後再討論。

27 日軍事醫院接收了一位從 20 日起就有腹瀉徵狀的士兵。他很多年以來都沒有因病留醫過，他最後因完全不能工作方被送院。28 日上午 11 時起，這位病人開始頻繁嘔吐，且伴有膽汁嘔出、大量排便、四肢發冷、胃痛、下肢輕微抽筋、脈搏加快但微弱模糊。這一切表現都使他在第二天變成了嚴重的霍亂患者，想治療為時已晚。

在 29 日軍事醫院治療了一例值得一提的霍亂患者。一位已處於腹瀉康復期的士兵感覺自己恢復得很好，在前一天還和他的同事說已向我們申請了出院，29 日早上 8 時就突然染患了霍亂。我們觀察到這位病人的症狀如下：全身冰冷、發冷汗且汗液黏稠、面色有異、焦慮、僅肱動脈脈搏紊亂、腹瀉、大量嘔吐且嘔吐物為無色無味液體、胃痛、乾渴、無排尿、聲音微弱、下肢強烈抽筋。所有這些徵狀迅速發展，只有嘔吐和腹瀉後來終止，儘管進行了有力且持續的治療，病人還是在八小時內死亡。我們第二天聚集在衛生委員會^①並進行屍體解剖，得到了以下主要病理變化：不算非常明顯的全身發紫、手指腳趾攣縮、大腿及小腿處肌肉異常、面色有異、腸道裏有大量水煎米（是種過分烹製導致的穀物的顏色）一樣的液體、小腸絨毛和集合淋巴小結腺體肥大。

衛生委員會通過病人的症狀以及解剖得來的病理變化，一致認為這名士兵死於霍亂。這一情況被迅速告知上級部門，並提出一些此時需要和可能的防範措施。

同樣在 29 日，在軍事醫院裏有一位間歇熱康復期的住院中士長出現了霍亂症狀，治療已晚。

還是 29 日夜間，大堂區一位 73 歲的女士患病，由弗洛利亞努·阿爾瓦雷斯 (Floriano Alves) 醫生救治，由我們一同觀察，於 9 月 1 日死亡。在望德堂區的窮人庇護所，也有兩個華人因此被接收（住院），其中一位死亡。

^①衛生委員會，Junta de Saude，1879 年澳葡政府出版的《澳門指南》一書中，將衛生委員會 (Junta de Saude) 稱為“醫局公會”。*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79*,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p. 9。“Saúde”一詞在葡文中意為“健康”，與中文“衛生”一詞本意一致，即“捍衛生命”的意思，且在中文翻譯常用“衛生”一詞來表 Saude，如衛生局 Serviço de Saúde，故而在這裏翻譯成“衛生委員會”。

8月28日以前，城裏沒有任何一個關於霍亂疫情發展的重要消息出現，我們也沒有看到任何與此病相關的病例，讓我們能正式知道它如何存在。然而，在26日之前，或者更早之前，這個疾病就已導致一些華人死亡，這是之後通過民間的“中醫”知曉的。這些醫生說，華人中在26日有14人染病，12人死亡；27日有10人染病，4人死亡；28日有15人染病，7人死亡；29日有5人染病，2人死亡。

30日和31日住進軍事醫院的人中僅發現了兩例，一個是警隊的士兵，一個是“亞馬遜”號戰船的船員：正是聖安多尼堂區和帆船上出現的首例。該名船員在住院三日前輕微腹瀉。兩人都痊癒了，病情也不嚴重。華人的情況是30日有5人染病，1人死亡；31日2人染病，1人死亡。

9月1日有兩名當天染病的士兵送入軍事醫院，一個來自警隊，一個來自第一營。當天下午兩點一名該醫院的華裔男侍者染病，並於八小時內死亡。仁慈堂醫院接收一名“大炮台山下”居住的黑白人混血婦女，以及一名居住在大堂區議事亭前地的女士染病；除了那名華人外，其他人都痊癒了。“中醫”統計有5人染病，4人死亡。

9月2日出現4例，公共監獄2例，1例在窮人庇護所附近，該名病人被庇護所接收，1例是普通孩童，都在大堂區：其中，公共監獄裏的一個華人嚴重感染，被送入軍事醫院救治並痊癒，還有一個患者是華人女性，後被允許回家休養，因其情況已改善。另外的兩例中，窮人庇護所附近的患者最終死亡。“中醫”統計染病6人，死亡1人。

9月3日早上，當我們進入軍事醫院霍亂患者的病房時，在其中一張病床上看到了一個傳令兵，他當時還被霍亂病菌嚴重侵襲，他在前一天下午和我們去了沙梨頭和望廈的華人居住區，陪同警察局長及其助手進行衛生視察：這位積極卻不幸的士兵生於澳門，在3號凌晨染病，並在六天後死亡。同一天在窮人庇護所還接收了一名患病的華人，後來康復。“中醫”統計有7人染病。

9月4日和5日都是好天氣，病人們的治療都在有序的進行，且沒一例病情嚴重。在4日有一名第一營的士兵染病，他在軍人醫院接受治療，還有一名住在仁慈堂醫院的老人，後死亡；“中醫”統計有9人染病。5日有一名營地的士兵和一名戰船的犯人染病，均被送進軍事醫院，另還有3個華人染病。

6日下午開始烏雲密布，晚上下起了大雨，7日和8日更是雷電交加，尤其是8日。軍事醫院的大部分病人在這幾天裏病情加重。

6日在風順堂區亞婆井街出現了第一例短時間死亡的患者；這位病人由我們共同觀察並由特奧多羅·德·阿佈雷烏(Theodoro de Abreu)醫生主治。另有一名華人被送入窮人庇護所，後死亡。“中醫”處統計有5人染病。

7日軍事醫院接收一名警隊士兵，還有一名外科診療室的病人在夜間染病。在窮人庇護所接收了一男一女兩名患者，女患者最終死亡。“中醫”處僅有兩人染病。

8日一名“大炮台山下”的貧窮婦人染病，還有兩名龍嵩正街的歐洲人以及兩名軍事

醫院的外科診療室病人染病，當中 1 人死亡，全都來自於大堂區。同一間醫院還接收了一名第一營的士兵。華人有 6 人染病。

9 日僅有一位送入窮人庇護所的女士染病，她已於當天死亡，“中醫”處統計有 7 人染病。

10 日送入軍事醫院的有兩名霍亂病人，一名是“亞馬遜”號戰船的駐軍部隊成員，另一名是第一營的士兵。第二名患者在此前連續五天均有輕微腹瀉，後在政府大廳當值時突然發病。兩人均已死亡，後者入院治療時間不足十小時；同時在窮人庇護所有兩個來治病的華人接收，一名棄嬰之家的華人奶媽患病，她先回家休養，後進入窮人庇護所，最後死亡。“中醫”處有 4 人染病，2 人死亡。

11 日軍事醫院接收 5 名同日患病的霍亂病人，病情都不算嚴重，均來自“亞馬遜”號戰船。窮人庇護所送入兩人，一名男士以及一名女士，她是棄嬰之家的奶媽。“中醫”統計有 16 人染病。

在 12 日凌晨出現了第 2 例大堂區棄嬰之家的病例，一名兒童染病，被送入仁慈堂醫院，幾小時後死亡。軍事醫院夜間有一名外科診療室的病人患病，並在同日凌晨送入 3 名霍亂患者，一名來自“亞馬遜”號戰船，一名來自第一營，一名來自警隊。窮人庇護所接收了一名華人。“中醫”統計有 21 人染病，1 人死亡。

13 日棄嬰之家有一名兒童和一名女士染病，均被送入仁慈堂醫院，該名兒童死亡。軍事醫院接收兩名在凌晨染病的士兵，一名來自第一營，一名來自警隊。“中醫”統計有 15 人染病，3 人死亡。

14 日沒有葡萄牙人染病。“中醫”上報 17 人染病。

15 日有一名棄嬰之家的兒童染病，一名第一營的士兵染病。華人中只有 9 人染病。

16 日沒有葡萄牙人染病。華人裏有 12 人染病。

17 日公共監獄向軍事醫院送入一名當天染病的中國犯人，後死亡。窮人庇護所也送入一名男性病人，同樣死亡。同時還有兩名警察染病，在家接受治療。“中醫”僅有 4 人染病。

18 日沒有葡萄牙人染病。華人中有 9 人染病，4 人死亡。

19 日有一名警隊士兵在染病後幾小時內被送入軍事醫院，同一間醫院內的霍亂診療室有 1 位歐洲侍者染病；那名士兵幾天後死亡。華人有 16 人染病，3 人死亡。

20 日在棄嬰之家有一名兒童病情嚴重並在之後死亡，這是該處的最後一例病人。還有一名住在風順堂區海關附近的薩賓娜·羅薩里奧（Sabina do Rosario），她是 17 日其中一個染病的警察的母親，她和她的兒子一樣，由阿爾瓦雷斯（Alvares）和阿佈雷烏（Abreu）醫生共同醫治，最終在第二天死亡。窮人庇護所接收兩名華人，後治癒出院。“中醫”統計有 11 人染病，5 人死亡。

21 日軍事醫院送入一名下士軍人，他在海關時患病，已治癒。這是這所醫院出現的最後一例霍亂病人，也是最後一個患霍亂的軍人。這一天沒有其他的霍亂病人入院。華人裏有 28 人染病，7 人死亡。

22日，在20日患病的薩賓娜·羅薩里奧的母親、17日患病的警察的祖母伊格納西亞·安東尼亞（Ignacia Antonia）染病，並在十小時後死亡，他們都住在一起。這位病人已死。在窮人庇護所有一名男性被隔離，後治癒出院。“中醫”報告有21名華人染病，6人死亡。

23日風順堂區小市集有一名嚴重患者，是一名兒童，由阿佈雷烏醫生治療，後死亡。同一家的兩名婦女也染病，均已痊癒。窮人庇護所送入一名男性患者，在此之後庇護所再沒有霍亂患者。華人中10人染病，2人死亡。

24日除了4例之外沒有其他患者，沒人死亡，包括華人。

25日，在23日染病的小市集女童的妹妹的奶媽染霍亂病死亡，之後，一名退休家廚據說在附近的村子裏也染病死亡，兩人都是華人。大堂區夜嘑街市政廳的一名歐洲籍官員染病並死亡，由外科主治醫生特列斯（Telles）醫治，並由我們共同多次觀察。華人中有6人染病，1人死亡。

26日沒有葡萄牙人染病。華人有3人染病。

27日，一名兒童染病並死亡，她的奶媽在25日染病；同一家裏從23日至27日共有6人染病，4人死亡。這些病人都是由阿爾瓦雷斯和阿佈雷烏醫生共同醫治的。華人在這最近一天（即27日）有7人染病，1人死亡。

9月的最後三天和10月的最初兩天葡萄牙人中沒有任何人患霍亂。華人的情況如下：9月28日5人染病，2人死亡；29日1人染病；30日2人染病；共8人。“中醫”認為華人的霍亂已經結束，並於9月30日期停止通報。

10月3日在大堂區仁慈堂醫院附近的阿爾比諾·迪亞斯（Albino Dias）染病，澳門出生，12歲，由阿爾瓦雷斯醫生醫治並康復，還有一名少女染病，後死亡。之後於10日一名風順堂區的婦女染病，同一家還有三人染病，都由阿爾瓦雷斯和阿佈雷烏醫生共同醫治。之後在18日出現了最後幾例：共有3例，分別是一名華裔女僕以及華裔兩名男僕，來自風順堂區三層樓街的同戶人家，一開始同樣由之前幾位醫生觀察。

故此，葡萄牙人中的流行性霍亂從8月22日開始，於最後一次出現霍亂病情的10月10日結束；華人人群中，根據“中醫”的報告，從8月26日開始，於9月30日結束，我們對後面部分數據持保留態度，其準確性並不高，因為中醫缺乏熱心和善意，這些數據是在警局的警長和兩個警官審問下得來的，反而在警局的人身上可看到這些高尚的品格。例如，在10月3日有一名中國少女染病，還有在18日有3名在葡萄牙人宅邸的華人染病，這時候“中醫”早已結束了對流行性霍亂的監視，很有可能的是霍亂一開始就是在華人中最先出現，再者華人人數比葡人更多，而且他們生活在眾多不衛生因素存在的環境中，簡直難以想像。除此之外，我們還觀察到這些“中醫”通報的霍亂病情數據遲緩，很多只被診斷為單純的腹瀉，這就是為甚麼華人的死亡率與患病率相比並沒有實際看到得那麼高的緣故。這正正是因為缺乏醫學知識、對尋覓真相的熱心、以及對真理和科學的熱愛，所以與預期出現落差。

V

疾病總史

多數這種流行性霍亂的病例中不會表現出全部病症前兆，不論程度強弱的染病都會瞬間爆發。極少數病例有前兆，症狀就是在發病前二至八天單純膽汁性腹瀉、食欲不振、腹胃不適、身體虛弱。

不論是否有這些先兆症狀，感染霍亂的第一階段或者說發病期症狀均具有以下症狀：不安、焦慮、面部蒼白攣縮、眼窩深陷、四肢發冷、出汗；下肢疼痛抽筋發癢、頻繁不適、有時上肢也有同樣症狀；聽力有一定下降；脈搏攣縮、細微、頻率快；呼吸加快；聲音虛弱，偶爾沙啞；多數病人排尿減少；舌頭明顯變寬、發白、濕潤、極度口乾、腸胃痛、腹胃不適，大量且頻繁嘔吐及腹瀉；嘔吐物早期有膽汁，後期則沒有任何消化物轉為無色液體，有時為淺檸檬黃色，含有白色流蘇或絨毛狀物。腹瀉最初的排泄物幾乎為液體，或多或少含膽汁，顏色滲透在排泄物中，與嘔吐物顏色一樣，並且很多時候與水煎米的顏色非常相似（尤其是這種過分烹煮的穀物在過濾時濾掉大部分穀物顆粒之後的顏色）。

腹瀉和嘔吐這兩種發病初期的主要症狀，在適當治療後能有效減弱，患者有可能在治療幾天後其他症狀也逐漸減弱並且康復，也有可能病情加重。

疾病的第二階段是發冷期或者特徵期，症狀主要如下：背部褥瘡、極度虛脫、明顯瘦削，尤其是面部，但還不至於使人完全變樣；全身輕度發紫、手指和腳趾指肚起皺；全身嚴重發冷；大量出冷汗，汗液呈黏稠狀；聲音變小、低啞、衰弱，僅有一兩個例外病例；聽覺困難；智力無礙，僅有一例不同；橈骨動脈脈搏微弱，後連肱動脈也變微弱；經常性嚴重抽搐；腹胃不適、腹直肌肉突出；舌頭與第一階段所說的顏色相比沒有很大改變；極度口乾；完全停止腹瀉，僅有很少的幾宗個案仍有膽汁性排便；通常來說也不再嘔吐，但間歇性有此情況的人比腹瀉的人要多；少量排尿，大量打嗝的情況，但這些並非致命的徵兆。在這個極其嚴重的時期，病人要麼死亡，要麼進入下一階段。大部分因霍亂死亡的人都是死於發冷期。

第三階段也叫做反應期，這一階段的表現多數都明顯而規律，其他的少數表現不完整也不穩定，直到變得規律，這個過程很慢，有時使病人重新回到之前的發冷期並且死亡，這種情況偶爾發生。反應期幾乎全都是發炎引起的，但都不嚴重。有時病人變成運動失調，均會致命。我們觀察了3例昏迷反應的病人，2例最終死亡。很多情況超越了間歇發熱的階段。還有一些，極少數的病人因呼吸器官發炎使情況更複雜。4位病人感染典型性肝炎並致死，一例除外。這一例後來因毛細支氣管炎而死亡。

治癒的患者均沒有經過第一階段，他們的病期幾乎都很短暫，全都很快就康復了。經歷全部三個階段的病人病期都很長久，這很自然，也從不會過於長久，病後康復期通常來說並不困難也不會拖很長。在康復前病人都不會因此變得身體虛弱。從發病至死亡時最短

為七個小時，葡萄牙裔病人中沒有爆發性個案。從發病期至最終死亡時間最長為9天。通常來說，病人們會在發病後2至3天內死亡。

在如此多的病例中，有一些非常顯著的徵狀被我們忽略了，這些應該在一開始就被診斷發現。

像我們之前說到的那樣，這個流行病很少會表現出前兆症狀和特徵，所有患者都是突然患病的。因此，是否存在前兆症狀對能否判斷患有霍亂沒有任何影響。完全停止腹瀉及嘔吐，排尿再次出現及恢復正常、嚴重的抽筋、不明顯的發紫，這些並不能有利於提早斷症，還有腹瀉和嘔吐的持續反應、停止排尿以及打嗝的出現也都不是死亡的先兆。僅有的值得注意的預兆性情況可能是：體溫的明顯下降並伴有大量且黏稠的排汗、焦慮，以及典型性角膜暗沉、乾燥。

病理解剖很少進行。我們解剖了一些，都是在醫院死亡的病人。由於家人對解剖病人一事反感，並且需要向很多部門申請，以及我們偶然在一次解剖中受了傷，所以我們沒有進行很多病理解剖。出於同樣的原因，解剖檢查僅限於在胸部和腹腔的器官中進行，尤其是消化器官。因此，這個對研究疾病史來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們並沒有給予很多重視。

屍體紫斑極不明顯，除非是手指和腳趾上的，指尖上有皺紋。病人變瘦的情況並不常見，並未至於使之不能被辨認，故可解釋第二階段的發展非常迅速，且在此階段病人停止排泄。值得注意的是手指和腳趾的收縮，以及腿部、髖部和手臂的肌肉突出。

打開腹腔，我們在所有屍體的腸道部分都有同樣的發現。腸道外壁發黏而光潔，血管異常地充血而使它呈紫色，所有解剖的屍體都是這樣，無一例外。腸道內液體顏色各不相同，差不多是紫色的，但多數是和水煎米相似的顏色。有一個在第一階段就完全停止腹瀉的病例，其腸道液體的情況非常特別：量大，腸壁一處有穿孔，解剖時液體從穿孔有力地射出在手術檯上，腸道內壁表面被大量、黏稠、灰白色的物質覆蓋。我們小心取出一部分，可以看到腸壁絨毛以及肥大的集合淋巴小結腺體，但並不是十分明顯，沒有觀察到粒狀小體。

為了盡可能地避免這種有可能成為流行病的趨勢演變為大規模的流行病，我們向有關部門提出類似情況下系統化且有效的衛生措施。我們聯同警察局局長和其助手視察了城市內的街道、市集，沙梨頭和望廈的村落，以及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地方。我們已向上級部門和警察局局長指出了以上地區堆積垃圾的移除問題，街道、廣場和莊園的清潔問題，仍處於暴露狀態的城市管道的處理問題以及冬天的保潔問題。不論是警察局還是市政廳都會認真處理各自管轄範圍內的任務。

已在醫院用硝酸和氯水進行了蒸薰消毒，並且我們還要求在軍營、公共監獄等地也進行同樣的消毒，我們也在場監督並向各機構給予指引，展示這種消毒是怎樣進行的。

醫院的病人在隔離室進行治療，病人的衣服在清洗前要先進行蒸薰。說到流行病，治療過大部分病人的軍事醫院被完全摧毀和粉刷，進行了各種重要的工程。

為了從華人處得到盡可能準確的流行病進程的資訊，我們向警察局懇請“中醫”遞交

他們治療的霍亂病人情況的即日報告。這是很值得表揚的貢獻，警察局局長與其他的官員們克服了華民的厭惡和懶散帶來的一些困難，得到這些資訊。

我們在醫院內治療差不多所有霍亂病人，不論是在醫院，還是在私人住所內。根據我們所見的病人情況來看，病人的治療工作是根據每個人的疾病進程所處的不同發病時期、徵狀以及併發症而進行的。

憑藉含有西德納姆鴉片酞液體的口服液，腹瀉得到了治療，這種藥水含有拉檀根提取物仙人掌酞、鴉片、嗎啡醋酸漿液、樹膠漿液以及含有鴉片酞的澱粉灌腸劑漿液等。通過這種基本有效的治療方式，根據病人排便頻率和多少的情況來看，腹瀉症狀很好的停止了。其中 3 例我們將甘汞（氯化亞汞）和鴉片一起使用，其中兩例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應對噁心和嘔吐的情況我們使用了上述指出的治療腹瀉的藥劑、里維埃的止吐劑、麻醉熱敷、於上腹部使用芥子泥和進行拔火罐、還有發孢劑，偶爾在表面使用鹽酸嗎啡制的苛性藥，這也是治療腸胃病時用的方法。

應對抽筋症狀我們使用天仙子油、混有鴉片的肥皂草擦劑、含樟腦的揮發性擦劑、芥子藥酒等進行按摩。

為了對付身體虛弱和發冷，我們通過外敷內用兩種方式大量使用興奮劑。這之中我們更多使用的是椴花、蔗汁、母菊的熱湯劑（催汗藥）、硫酸醚、西德納姆的鴉片酒、波爾圖的葡萄酒、燒酒、醋酸鉍以及含有硫酸奎寧、硫酸醚和樟腦的安卓爾（Andral）藥酒。有時也用少量的等量識特羅邁爾（Strohmeyer）藥劑、加茴香的氨水、纈草醚藥酒和胡椒薄荷油混合物。還有些時候使用更為複雜的斯特羅貢諾夫（Strogonoff）混合物。這種治療方法通常是輔助性的，之前已經指出了，用以通過外部的刺激性摩擦，獲取周圍的熱量：在四肢用熱水洗手和洗腳並敷以少量的芥子泥、發孢劑，在床上用熱水袋和攤子放上沙子和熱鹽治療。

對於一直都不算嚴重的發炎現象，治療僅限於口服緩和劑，空腹使用，有需要時也用過灌腸劑和輕催瀉劑。對於無力症的情況，我們使用湯力水和興奮劑。會使病情複雜化的發炎症狀通常來說這樣做就可以解決，但也要視病人的不同情況而定。

很多普通的患者以及一部分澳門出生的士兵，在醫生來的時候或者是剛住院的時候，就已經接受了在葡萄牙使用過的療法。這種療法是通過使用一種酒精藥物實現的。這種酒精主要是由三種植物浸泡而成的，分別是沉香、防己和籐和。這種使用的藥物添加在熱母菊藥劑中，用它在鹽和薑的幫助下在四肢上進行按摩摩擦。還有的時候我們會使用華人中常用的一種小藥丸，這種藥丸的成份我們會進一步分析。一些病情不太嚴重的病人在這樣的治療下就可以康復了，其他人也可以通過這種藥物緩解徵狀，直到看醫生或者住進醫院，醫院也傾向於使用上面提到的這種療法。

作為這份報告的總結，我們只需要將這些重要的數據整理到一起，並將這些得霍亂的病人進行分類。

正如上文所述，這種流行病出現在澳門正值特殊且多變的天氣條件的情況之下，這也正是霍亂最容易發展形成的天氣情況，這樣的天氣情況在1858年爆發流行病時也出現。這段時期是一年內最熱的時期，並且在8月20日至28日期間有大量降雨，就是在這期間的22日，出現了首宗霍亂個案，那一天除了大量降雨還颳風，還伴有雷鳴和強閃電。除此之外，大部分接受治療的病人在有閃電、雷鳴和降雨的9月6日、7日和8日期間，加重了病情。9月8日是情況最糟糕的一天，有6名葡萄牙人染病，是染病人數最多的一天。和華裔民眾的染病人數一樣多。

在葡萄牙社群中，流行病出現在大堂區大炮台山腳下的地方，還有窮人階級中。在那裏出現了3名病人染病後，在七天後的29日，位於同一堂區的軍事醫院、仁慈堂醫院、第一營軍營、棄嬰之家，還有公共監獄也都出現了患者。

8天後，8月30日，出現了首宗聖安多尼堂區的病人，是一位警隊士兵，營地位於該堂區。所有其他的染病個例都來自該警隊。該堂區沒有普通的葡萄牙民眾染病。

第二天，8月31日，出現了第一例“亞馬遜”號戰船的病人，船下錨於內港，在位於大堂區海關對開海面上。

流行病開始後的15天後，9月6日出現了第一宗風順堂區個案，在亞婆井街的一戶普通人家，之後所有的其他該堂區染病者也都是普通人，都是來自差不多環境和住所的人家。

根據“中醫”的報告，華人中在8月26日出現的首14例都出現在市集（區）：3例在Acaió（未知地名），6例在桔仔街，4例在柴船尾街，還有1例在沙欄仔（街）。之後一天27日，出現了沙梨頭地區的首3例病人，這直到9月3日才出現下一例，以及接下來的其他例。在望廈是9月4日出現的第一例患者。9月11日出現了在海上的首3例患者，生活在市集對面的船隻上（桔仔街和沙欄仔街），並且也是望德堂地區的首例，那裏是城牆外的一個小城區，靠近東門。在位於東門內的小型華人市區雀仔園坊，首例病人出現於9月13日。

流行病的疫情頂峰日是9月21日，那一天的葡裔患者以及華裔患者者共計有29人。染病人數第二多和第三多的日期是9月的12日和22日，分別為27人和23人。接下來的圖表將指出霍亂爆發期內每日的各種變化。

霍亂疫情每日病例數例總表

8 月				9 月				10 月			
日期	葡 萄 牙 人	葡 萄 牙 人 救 治 的 華 人	“中 醫” 救 治 的 華 人	日期	葡 萄 牙 人	葡 萄 牙 人 救 治 的 華 人	“中 醫” 救 治 的 華 人	日期	葡 萄 牙 人	葡 萄 牙 人 救 治 的 華 人	“中 醫” 救 治 的 華 人
1	—	—	—	1	4	1	5	1	—	—	—
2	—	—	—	2	1	3	6	2	—	—	—
3	—	—	—	3	1	1	7	3	1	1	—
4	—	—	—	4	2	—	9	4	—	—	—
5	—	—	—	5	2	—	3	5	—	—	—
6	—	—	—	6	1	1	5	6	—	—	—
7	—	—	—	7	2	2	2	7	—	—	—
8	—	—	—	8	6	—	6	8	—	—	—
9	—	—	—	9	—	1	7	9	—	—	—
10	—	—	—	10	2	3	10	10	4	—	—
11	—	—	—	11	5	1	16	11	—	—	—
12	—	—	—	12	5	1	21	12	—	—	—
13	—	—	—	13	4	—	15	13	—	—	—
14	—	—	—	14	—	—	17	14	—	—	—
15	—	—	—	15	2	—	9	15	—	—	—
16	—	—	—	16	—	—	12	16	—	—	—
17	—	—	—	17	2	2	4	17	—	—	—
18	—	—	—	18	—	—	9	18	—	3	—
19	—	—	—	19	2	—	16	19	—	—	—
20	—	—	—	20	2	2	11	20	—	—	—
21	—	—	—	21	1	—	28	21	—	—	—
22	1	—	—	22	1	1	21	22	—	—	—
23	—	—	—	23	3	1	10	23	—	—	—
24	—	—	—	24	—	—	4	24	—	—	—
25	—	—	—	25	1	2	6	25	—	—	—
26	2	—	14	26	—	—	3	26	—	—	—
27	1	—	10	27	1	—	7	27	—	—	—
28	1	—	15	28	—	—	5	28	—	—	—

29	3	2	5	29	—	—	1	29	—	—	—
30	1	—	5	30	—	—	2	30	—	—	—
31	1	—	2	—	—	—	—	31	—	—	—
共計	10	2	51	—	50	22	227	—	5	4	—

就霍亂患者之國籍及性別與患者及死者所作之比較，現在我們將患霍亂的病人的不同類型進行分類。

葡萄牙人：染疫病人 65 人，死亡 21 人，比例 3.095 : 1					
男患者	42	男死者	10	男性死亡率	4.2 : 1
女患者	23	女死者	11	女性死亡率	2.1 : 1
共計	65	共計	21	死亡率	3.1 : 1
葡萄牙人救治的華人：染疫病人 28 人，死亡 12 人，比例 2.33 : 1					
男患者	21	男死者	7	男性死亡率	3 : 1
男患者	7	女死者	5	女性死亡率	1.4 : 1
男患者	28	共計	12	死亡率	2.33 : 1
中醫救治的華人：染疫病人 328 人，死亡 73 人，比例 4.49 : 1					
男患者	207	男死者	54	男性死亡率	3.8 : 1
女患者	76	女死者	11	女性死亡率	6.1 : 1
兒童患者	45	兒童患者	8	兒童患者	5.62 : 1
共計	328	共計	73	共計	4.49 : 1
葡萄牙人和華人患者共計 421 人，死亡人數 106 人，死亡率 3.97 : 1					

這裏呈現的華人的死亡率看起來比葡萄牙人的死亡率要小一些。但如果我們還考慮中醫給統計的資料以及我們曾提及過的因素，我們應該相信華人的死亡率是要更高的，而且高於葡萄牙人。

葡萄牙籍霍亂病人人數按所屬地分類統計表

所屬地區	患者	死者
第一營士兵	18	3
警隊士兵	9	2
“亞馬遜”號戰船士兵	9	1
棄女	5	3
窮人	7	6
普通人	17	6
總計	65	21

不同隊伍的士兵都是在軍事醫院接受治療的，棄女還有大部分窮人在仁慈堂醫院接受治療，普通人在自己家裏獲得治療。兩名未因病死亡的棄女中有一人是成年人。

葡萄牙籍霍亂病人按所屬堂區分類統計表

大堂區

男性	女性
患者3	患者3
死者1	死者1

風順堂區

男性	女性
患者2	患者9
死者1	死者3

葡萄牙籍窮人霍亂患者都來自大堂區，分別為 6 名女性和 1 名男性，該男性死亡，6 名女性中的 5 名死亡。不同所屬的士兵以及棄女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都來自同一個堂區，只有警隊的士兵屬不同區。

葡萄牙籍霍亂病人按出生地分類統計表

所屬地區	患者	死者
葡萄牙大陸	22	4
馬德拉島	4	1
維德角	1	1
莫三比克	1	1
果阿	3	
帝汶	5	4
澳門	29	10
共計	65	21

“中醫”救治的華裔霍亂病人按染病區域分類統計表

	患者	死者
望德堂區	11	1
雀仔園坊	11	2
望廈	17	4
沙梨頭	43	7
海上，船隻上	37	8
市集以及其他地區	209	51
共計	328	73

我們的報告到這裏就結束了，還要提到的是，這次流行性霍亂結束後，在 11 月和 12 月，城市裏出現了許多麻疹病例，並在 1863 年的 1 月爆發成為了大規模流行病，於 3 月初結束。只有少數家庭中沒有人患此病，接連有兒童和部份成年人染病。沒有人因此死亡。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葡文校對 林禮賢 何仲佳]